五律 附錄
七律
聯句
記
祭文
行狀

挹翠軒集 坤

挹翠軒遺稿卷三

五言律詩

舟中望神勒寺

借問神勒寺直指黃驪江灘聲近詩詠山色映蓬窻飛棹疾歸鳥斜暉餘半杠奇遊元不約勝絶舊無雙

癸丑移舟

夜雨鳴蓬急朝雲出壑新磨舟石鑿鑿勝客魚鱗鱗敢有乘桴志長懷擊楫人夢中過上院瞥眼失龍津

山人行熙自神勒寺同載到廣津上下舟向檜巖臨別求詩書以與之

衆中聊識面昨夜偶同舟湖海俱為客賢愚自一丘
謾成歧路別期我檜巖秋聚散堪餘笑長江日日流

投容齋

十日不見面數詩猶和遅蕭然知者寡久矣我之衰
聽雨無燈夜看雲落日時君能頗相憶莫以簡書辭

其二

頃辭萬里瀨初無疇昔期主人來頗早塵事忽如遺
既雨知泉漲高林見月遅清談差一勝㝡恨欠君詩

六月十八夜與擇之善之宿興天寺擇之入夜
乃赴盖以官事自漢江來也

盤松舍利閣雲月夜清涼偶作三人對誰言萬事忙
鮮衣唯取適把酒欲成狂應被居僧怪高談又巨量
自註是夜擇之吟兩句云萬事侵尋唯一醉百年懷抱更三人

其二

尋僧過古寺待月倚松陰夜氣來相襲清風為散襟
知音俱在此自古少如今更盡開懷抱寧教一事侵

其三

敲門夜政急有客來忽忽却帶漢江雨滿袖南山風
久訝佳期誤悠然一笑同茲遊無不遂但恐酒尊空

七月四日夜與善之飲擇之家明朝遺以一詩

昨過容齋飲重携寂寞人任真唯一笑共世豈前因
今古功名事風塵老大身醉來騎馬出不怕屬宵廵

依靈通舊令

在世吾堪笑真如忌水舠浮沉多白眼出處誤青袍
湖海差容我波濤恰受篙來遊得清興半夜鳥相嘷

其二

月照浪不動夜涼風肅然高談元出世佳句欲侵仙
孤舟唯所止百丈更誰牽欲記今宵樂秋風壬戌年

其三

汀洲海潮落未覺海門遥帆影輕風過山光宿霧銷

人家面勢好村稚語音驕藜杖爭相問波濤異昨宵

其四

秋風又今日勝事已千年未用愁無月猶宜歌扣舷
吾徒行逝矣萬事復茫然惟有相逢地沈冥此興全

其五

尊酒未相放江山如有期不風潮自急既雨月添奇
村倚傾崖構舟從淺閘移平生諱新句對此更無詩

其六

峻嶺烟霞外孤村楊柳根操舟真有道舉網謾相喧
詩用靈通律人傾赤壁尊古今惟自適澤鷁與溟鷗

其七

雨罷月如晝鴈聲江已秋心知寧更負境外有斯遊
詩句催相就盃尊爛不收乘桴百年興欲慕聖門由

雨中感懷有作投擇之兼簡善之容齋酒熟曾有對床之約風雨可相負乎詩用夜飲韻

逢秋轉多事聽雨更懷人生死風塵裏詩書歲月因
竹殘餘苦節楓老濕全身寂寞真同調空簷謾自巡

其二

謾抱支離病俱為潦倒人詩尊元有約風雨豈無因
明日未可卜百年非我身此懷曾領略徑進不逡巡

題翫月錄後

中秋一尊酒看月共招邀九日數枝菊登高還寂寥
事如飛鳥散興復與年銷獨坐披塵簡愁來自不聊

雨中有懷擇之

寒雨不宜菊小尊知近人閑門紅葉落得句白頭新
歡憶情親友愁添寂寞晨何當青眼對一笑見陽春

翠軒夜飲明日擇之惠詩和奉

早喜交情淡今知此味甘月生前夜白人復舊時三
子興侵佳句吾衰屬半酣菊花真不負寒後更相參

送李希剛以評事赴咸鏡北幕

幕府須名士朝廷共薦賢風雲生草檄瀚海可投鞭
極北春鴻絶他鄉夜月懸奇勳當早建離别更誰憐
頃宵不眠聞雪沉吟得之朝欲錄奉為人事所
困不自省記今曉酒醒怳然在懷伸紙一揮馳
奉擇之學士
寒比前宵甚風從五鼓吹隣鷄應厭曉宿鳥未安枝
多恠侵牕影稀聞落地時來年占大熟夜雪不兒知
既無馬又無酒有興不乘秖深閑耳擇之能成
我興耶蠶頭雖未尋欲一踏漢水也
無事覺日永不眠愁夜遥遍來殊寂寞勝處廢招邀

雪積大地白江空天宇寥曾遊已疇昔高興發今朝

萬里瀨

大隱巖前雪春來又一奇偶因清興出不與主人期
獨立鳴禽近長吟下筆遲君家容放曠却恐駭今時

其二

醉嚼巖間雪狂遺頭上巾時應投懶散境自著清真
澗曲音生石松高影落茵小詩偷勝景君婦豈余嗔
自註君不知有此景恐婦嗔也醉中穤言多涉狂僭死罪死罪

對月有感寄擇之盍來同一觴乎

佳期真有數人力故難爭湖海空陳迹光陰已自驚

寒從人日減月過上弦明未用憂僮僕應門守二更

獨坐盍使懷惡速來同此一觴雖無倖一觴可
供

且與風塵混聊將詩酒爭醉來唯興適奇處要人驚
雪盡山凝碧軒空月獨明幽懷誰說似高枕聽寒更

昨訪直卿還叙懷一律

此老無人愛身猶與病爭半年渾得臥瘦骨儘堪驚
未見空愁思相逢尚眼明論心一盃酒歸路欲嚴更

曉望

曉望星垂海樓高寒襲人乾坤身外大鼓角坐來頻

遠峀看如霧喧禽覺已春宿酲應自解詩興謾相因

曉坐

客裏多愁思春宵亦苦長更無燈照壁豈有夢歸鄉
忽忽如相待湯湯自未央鷄聲真慰我三呌轉悠揚

自註懷抱甚惡竟夜不交睫踏青日之曉

以雙竹盆寄容齋

我有雙竿碧聊貽御史家託根從淺土不語謝春華
竝立心無附干雲事尚賒煩公更扶護莫使雪霜加

寄山人惠忱 忱君之山水友也曽與君同遊天磨

借問懶雲子何方為轉蓬夢尋知足月秋憶朴淵楓

消息因人報心懷秖自通相逢真不分顧我尚塵籠

雨中被酒懷發為詞聊復書呈擇之

殘暑更一雨短燈喧小蟲愁懷無處寫酒醆與君同數過信知己多言從此翁醉眠禁不覺半夜有歸鴻

與君阻已數日百年事已可知也益無一懷須見叔達道我意幸甚僕曾與相見煩未能出口吾計益踈奈何奈何聞白擇之

吾非戀榮宦借問為誰留欲作絃歌宰聊為歸去謀世應踈濩落天與足悲憂半夜驚孤夢涼風已入秋

夜來無一寐自念百年事懷抱耿耿又料君進

退實難想同余不眠取酒一酌醺然因記舊韻
輒成短律遲明投擇之足下

推擠已堪去牽挽更須留可不故難料行藏真拙謀
長吟應失睡獨卧自尋憂星漢微微曉風林颯颯秋

夜來被酒獨卧風雨中思轉無聊補外之計尤
耿耿往來於懷所謂發於夢寐者寧非然耶近
日與君不見殊久世事益可笑也燈下醉書誾
白擇之

我不如陶令無心任去留浮沈隨俗化用舍與人謀
殘夢驚千里孤懷繞百憂何當遂吾願醉卧菊花秋

讀詩未能下懷世間玆計從來難遂況天不曾
饒吾輩耶僕憂患之後所慮益萬萬尤不願留
近須見叔達謀我堤川事世多以吾為累人恐
不能遂秪觸其厭欲觀叔達意使士華圖之也
滿在近日故云閭白擇之

欲往知何處無田且自由十年隨俗老幾度就君謀
莫把詩相惱難憑酒解憂夢中催歲月已復故山秋

夜還被酒家僮進短簡乃擇之詩也伸紙一讀
取筆書數句戒家僮待明報之

世態如夢裏身欲老愁邊秪可謀長醉何須問逝年

燈火寥寥處更籌箇箇傳故人詩在眼一讀一凄然

九日簡擇之

前年重九日君獨在中原忠州也把酒仁王後憑誰懷抱論佳期今復至舊興尚能存攜了西郊外黃花插滿尊

宿三田渡

寓庵初被酒箭串晚乘風白雨時時墮黃花處處同詩篇半行李秋色一衰翁獨問漁村宿平江月影空

僕世故多不快意雖有秋花未能解余懷對之秫盎自悲酒亦不可飲也故此奉投病眼尚一

明如君之亦覆觴何此花可謂厄耳聞白容齋
先生
對花空自歎有酒為誰煎寄與詩人宅應同驛使傳
愁懷謾令日細酌記前年獨閉寒齋卧生涯轉索然
容齋對菊與擇之同賦
終朝對秋菊詩句襲餘香作意邀同志論心報一章
酒酣宜笑謔事往謾悲傷莫把行藏話塵埃自渺茫
其二
吾生憂患後對酒轉悲傷恐與容齋叟泛茲三徑香
作歡無舊興舒恨有新章短僕能扶醉黃昏路更茫

其三

秋熟容齋酒霜留黃菊香來成爛熳醉浪詠寂寥章
此興可能久餘生那更傷南山倦歸鳥落日點微茫

擇之辭病之計已得遂否聊以短詩相問

官路忌孤立天公憎兩眸本無當世志倦與一官休
出處須料理飢寒難自謀依然菊花月似是舊山秋

直卿尚抱舊病擇之養眼不出文酒之會日益寥落今朝對雪憂感忽至聊題五字一伸鄙懷奉贈二君

故人多抱病我獨與誰遨閉户聽寒雪呼兒問濁醪

人猶嫌放達天亦忌風騷今古渾如此塵埃孰可逃

夜坐感懷和容齋學士立春見寄

懶絕交遊悶愁將文字調風光雖可喜世事不吾饒
欲去田廬薄無眠春夜遙懸知李夫子解聽寂寥謠

其二

明日有何喜燈花應我調不堪春睡少政奈客愁饒
累豈平生盡人今咫尺遙風前嘶老馬似欲和長謠

奉和擇之學士人日見寄

南山朝有興晴日破輕陰忽把新詩句深知故友心
春光行漸滿鳥語已難禁可但逢佳節獨醒還獨吟

聞誠之得第甲子閏月廿七日雨中仲說被酒書于東萊謫舍

大器成非晩高才運必亨應為公室慶豈但我家榮

昔夢知今驗愁吟失笑聲憑君付門事不恨作遐萌

自註謫中言夢君登第故第五及之

其二

吾家君是弟年序爾為兄早結許心友更深同爨情

荊和貴晩售糠粃悔前程獨卧東南徼羈魂覺屢驚

其三

萱室思吾淚還應為子懸悲歡情兩極男女愛何偏

酒食邀親舊笙歌作慶筵何人披綵服起舞壽觴前

贈止亭 增○出虛庵集

今古成嗟咄行藏飽苦辛心知皆遠謫面識少相親樂事年年減塵機日日新邇來秋釀熟邀醉止亭人

七言律詩

將赴容齋夜話先簡一詩冀轉示止亭寓庵

共生宇宙已堪誇室邇誰言人自遐晝日縱忙猶卜夜推擠不去更投車雲山在近忘朝市麴蘖遄身任歲華却怕詩軍嚴舊律屢逢金谷罰籌加

昨日之事十年來不可復再欲為一詩以就後

觀而昨夜醉甚曉又餘醒以動高興是日玉堂諸公登濟川亭為避暑之飲

偶與漁翁借釣竿恐教鷗鳥駭朝冠神仙未覺瀛洲遠伏熱能侵水府寒更有何人嘲一餉自驚勝會竝三難唯堪付子百年事不可無詩記此歡自註一餉三難皆昨日醉中語

病眼次友人韻簡擇之求和

閑眼深居不啓關翠軒閑却半簾山孤如籠鳥長思侶癡似秋蠅更怯寒豈有顛狂舊時興漸成枯槁老容顏百年身世誰非寓出處悠悠深自潜

再和擇之

滐秋木落葉侵關戶牖全輸一面山縱有盃尊誰共對已愁風雨欲催寒天應於我賦窮相莿亦與人無好顔撥棄憂懷眞達士莫教病眼謾長潸

次擇之韻

一笑汝曹猶不滿百年吾道果終窮浮名如此無多取造物於人豈未公白首詩書今有味明珠薏苡久相蒙隣雞接響還高枕門外輪蹄轉覺悤

其二

賤嗜何堪與同臭虛名不奈喜招仇固知造物眞多

戲可愛吾生得自休中歲輙懷三日惡丈夫更有一朝憂呼牛呼馬從人指無罪無尤藉躪丘自註與君將別故用三日惡語

其三

與人無怨自相累報國有懷今未成歸計悠悠知便得春愁鬱鬱故難平一盃可負中宵約佳句恐教塵俗驚如此猶堪百年盡吾曹久不要時名

直卿將返嶺南舊居詩以寄之用擇之韻

奔走更堪塵土叢歸來便覺毀譽空百年未可辨茲事一代有能憐此公枕上功名俱逆旅壺中歲月屬

仙翁秋風欲赴白蓮社魂夢頻驚南去鴻

其二

投紱寧須鬢髮斑浮名不足笑談間十年冠盖少相識千里江山作好顏鷄黍屢同隣舍會詩尊肯許俗人攀短懷未遣中宵惡明日誰家更扣關

遊鳳凰巖

我醉醺醺已十分江頭風物盡輸君不妨佳句催斜日可是歸鴻叫遠雲兒輩豈知吾輩樂令人猶與古人羣百年此地春光裏赤壁秋風只斷魂

其二

一歲春風得二分佳期千里又逢君江湖漠漠送孤艇今古紛紛唯斷雲萬事不關青眼裏無心可入白鷗羣登臨壬戌猶堪賦欲喚蘓仙儻有魂

松京途中 增

春風鴈鶩斷雲前故國興亡空百年事往秖堪詢野老愁來可更入詩篇當時疆場關河外此日牛羊丘壠邊生死古今俱若是吾儕一醉莫深憐

遊櫪巖

滿月臺前從敗意廣明寺後更幽尋地藏故國應千載詩得吾曾偶一吟怒瀑自成空外響愁雲欲結日

邊陰且須盃酒洒胸臆不盡興亡今古心

福靈寺

伽藍却是新羅舊千佛皆從西竺來終古神人迷大隗至今福地似天台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哀萬事不堪供一笑青山閱世只浮埃

朗月寺盤松 增

山深古物自成奇更許吾儕添一詩螻螘空侵十圍幹蛟螭欲死百年枝秋風車輦塵埃路萬里關西鞍馬時到底始知今日樂從茲歸去復誰疑

次靈通壁上韻 增

山花躑躅自成林古寺松杉晴亦陰分付樵人與爭席追隨谷鳥要同吟頭陀一笑更無語泉石百年應似今歲晚會尋香火社從前塵土謾浮沈

大興洞途中用擇之韻

青楓白石大興洞勝事有期寧更違細雨與人催妙句清流隨處洗塵機從今便了百年計相對莫言前日非晚着芒鞋朴淵下窈林無路鎖烟霏

壬子自神勒寺下棹舟登清心樓次牧隱韻

可使登臨無好句恐教魚鳥駭塵顔鬱蔥神勒寺前塔縹緲楊根郭外山江路迂如環半月灘流疾似發

黄間扁舟又被催歸去未遣浮生終日閒
此行風景甚奇恨不與故人同樂悄悄獨坐情
益無聊因思擇之遊靈通詩惜無吾輩與同醉
之句有懷其人作詩寓意云
知己即今真不數此身在世轉如疣却因羈旅聊成
興多謝天公偶見收淅瀝檜杉神勒月蒼茫風雨豆
彌舟惜無吾輩與同醉回首靈通憶舊遊

舟中對月

對月悠悠憶故人一盃寂寂更誰親凄涼風露驚棲
鳥蒼莽江湖寄此身瞥眼乾坤幾今古回頭塵土足

悲辛漁人舟子都無管我獨憐渠意甚真

戲擇之

朝廷令要詩書學冠盖誰憐潦倒翁幽夢每回驚啄
木小軒終日掃清風酒盃欵欵無違拒憂喜悠悠從
一空身自低佪心已决舊山松筍謾成叢

悼淳夫

半世已能了人事早年悔不學神仙朱絃寂寂為誰
絶黃鳥嚶嚶空屢遷無復經壚把盃酒更堪對客誦
新篇夜來風雨添愁思尚憶西湖舊日顛

依靈通舊令

未覺舟行驚岸轉已知月出見波明戲深頻聽游魚
湧惱客誰教短笛橫半日江湖真不分十年簪組困
虛聲一觴一詠無輕廢此是吾家舊法程

其二

疎雨過江生急韻小燈替月占孤明乾坤自笑蜉蝣
寄萬頃真同一葦橫此日偶逢聊舉酒古人不見只
聞聲風流千載還吾輩鄙語麤言不復程

十月四日與擇之約携酒叩仁老擇之忽以病
報不果獨坐有感於心終南故人偶以菊花見
寄對之自慰妻輒呼小鐵鐺煮酒且酌且勸飲

之不計巡醺然醉夜已再鼓矣取紙筆書數句
為詩待明寄擇之發病中一笑醉中書頗有所
謂沓拖風氣末句聊以戲之耳
黃菊花來撥懷抱青雲人遠廢追尋風從木葉蕭蕭
過酒許山妻淺淺斟使有兩螯吾易足誰將一事更
相侵知君擁被寒如鐵夢不能成只獨吟
呼韻 增
鴈行落盡日斜時閑傍江皐杖屨移海口月明開勝
絕山形葉脫露新奇未嫌佳句饒君興生怕飛觴到
手遲商略百年多少事如今不樂老如期

其二

天上月輪如許高海門羣島若秋毫數聲浦口雙雙鴈十里潮頭箇箇舠白露初橫淸襲夜驚風欲起勢兼濤偶逢知己携相過此興平生未易遭

其三

年年此會豈非天又是月明蠶嶺前事與江流俱逝矣興催盃酒轉悠然平生不接紅塵夢萬古擬招黃鶴仙堪笑英雄終寂寞文章小技更須傳

李永元將返湖南以畫四幅求詠與擇之同賦

我欲手裁千樹花結廬更在大江涯春風把酒待仙

客暮雨艤舟隨落葩苦遭世事不相放何處雲山空自斜今日對君真似夢未知身與境俱遐

其二

君去湖南篁竹叢舍東舍北自相同畫圖更著風霜面襟抱何曾塵土中爽籟蕭蕭山寂寞晴陰瑣瑣日曈曨㝡前稚子雙眸秀似指孤村說與翁

其三

㝡愛山前楓樹林蕭蕭影落大江深一年秋色今如此千里歸心自不禁古木不材空老大虛舟盡日謾浮沈幽人曳杖斜陽外唯看白雲生遠岑

其四

故人歲晩饒清興秖愛天涯雪落初排户尚憐寒後竹披簑知有釣來魚能教山海長相對未害虀鹽亦不餘他日為尋溪上棹笱籬茅屋是君居

贈直卿

秋來屈指待君回準擬盃尊日日開誰料相逢不相見秖應堪笑亦堪哀知君羸病今何似奈我清狂未自裁後夜雪晴乘興去寓庵燈火聽談雷

亂簡中偶見翠軒餞李永元聯句一篇讀之泫起感焉吾輩近日過從太踈豈此子不在故歟

索酒高吟用原韻

幽興發時禁不得今朝聊為洗塵盃窮年雪逕無蹤跡終日風扉自闔開咫尺故人難數面湖南遠客幾時來生涯索寞誰料理更耐流光與老催

爾來絶不作文字案上有擇之詩時時諷誦之餘有感於心和成三首

詩情徃徃猶能爾酒興時時未要禁晩向此中聊可托曽於世事已無心青臨書帙山長近寒擁柴荊雪政深誰識微醺發清詠北風吹日欲西沈

其二

窮歲門庭渾似掃故人車馬絶相求益知懷抱終難盡更奈顚狂尚不收自分踈慵湏落魄為誰牽挽且淹留孤燈半夜淸無睡已負田園黃菊秋

其三

自笑殘生知我寡容齋只有歲寒交一官汨沒聊同趣二老歸來許共巢平世功名那足辦爾時山水莫輕抛有詩有酒還相報看雪看花輒往敲自註此詩落一韻幸諒

重和

朝來詩句劇多感令我長吟難更禁歲晩憐渠不負

子生平唯酒可論心悠悠涉世久知倦寂寂避人今
已深誰載鴟夷輙相問青山繞屋凍雲沈

其二

蠶頭嶺上今何似萬里瀨邊猶可求縱有主人差未
惡興當新雪益難收重遊端爲尋詩去欲散還須愛
酒留行樂吾寧不汲汲一年光景已過秋自註曾約乘雪遊蠶頭明月又將叩萬里瀨故云

夜臥誦曾來鳴字韻詩有感因和之聊付書以
寄

枕上得詩吟不輟羸驂伏櫪更長鳴夜深纖月初生

影山靜寒松自作聲老婢撥灰明兀兀孺人挹酒勸卿卿醉來捉被還高臥未覺胷中有不平

和擇之

圖書未厭徘徊地形影空憐寂寞宵萬事維鳩渾得拙暮年病驥不能驕觸寒見雪頻開户對境懷人坐待朝襟抱若為寬使好一軒風物謾蕭蕭

翠軒春睡之餘浩浩乎有興披詠前詩尤不能自禁明日之約可能諧否聊用原韻呈容齋發興

轉添春氣著朝眠夢裏鳴禽在枕邊跨馬從知興不

盡見山聊復座頻還此懷耿耿君應識勝處時時我
欲顛末賦歸来且行樂還憑綺語謝催鶬

營後亭子

癸亥二月余南歸謁舅氏廿有二日到保寧
營淹留十餘日每遇山海勝處輒痛飲為樂
酒醒必為詩以記而亦有不暇者故所得不
多

地迫未窮千頃海山開猶納一頭潮悤風吹霧水如
鏡近渚無人禽自謠客裏每為清境惱日邊更覺故
園遙苦吟不去乏新語愁見落暉沉遠霄

其二

晚潮來處暫欹枕撞眼忽看洲渚生朝暮應誰事呼吸乾坤終亦有虧盈南人浮海如行馬澤國逢春更少晴日日倚樓渾不下怪聲時聽白鷗鳴

其三

平生病眼怯遐矚尋丈之間殊不分鳥過猶憐一點雪山橫但覺萬堆雲西邊落日劇相盪空裏玄花亢自紛隱几茫茫輙成睡琅然鐵撥只堪聞

其四

地如拍拍將飛翼樓似搖搖不繫篷北望雲山欲何

極南來襟帶此為雄海氛作霧因成雨浪勢飜天自
起風暝裏如聞鳥相叫坐間渾覺境俱空

其五

憐我朝來獨吟處一竿初日照薕旌風飄飽與潮俱
上漁户渾臨岸欲傾雨後海山皆秀色春還禽鳥自
和聲客中奇勝猶須句平世文章不要名

僕一二年來頭有白毛始生之髮屢見素莖室
婦嘗鑷以視我付之戲笑盖偶然耳自經憂患
種種見之眼昏復甚於曩日嗟乎在世者能幾
何久而士華且箴以節飲乎風雨襲人獨坐長

歎之餘情發為詩吟罷有感於殘生故書以示
君君其謂何五月廿有八日誾再拜擇之先生
憂患祇應關己事心懷尚欲為誰寬鬢毛颯颯生秋
氣風雨淒淒作曉寒萬事可能辭爛醉十年端悔做
微官遽然罷却湖山夢依舊塵埃自滿冠

訪直卿

與病君今謀契濶於時我亦作蘧篨十年知己偶同
此一笑相看聊自如坐久都忘刻漏盡談間已了毀
譽虛主人留客故多事更出平生未見書

夜卧有懷士華承旨

故人自致青雲上老我孫吟黃菊邊高盖何堪容陋巷酒盃終不負新篇一年秋興南山色獨夜悲懷缺月懸旅鴈似知無伴侶數聲飛過泬寥天

前承恵詩使我懷益鬱鬱久而未敢和也時時披詠情發不能自禁因綴成章奉寄容齋

臨風高詠七言詩歳晚襟懷兩轉依我已思歸江海遠君今謝病住來稀早知有命非人力何遽將身與酒違嶺月籬花宵寂寂不堪愁緒作重圍

其二

山月着人渾悄悄菊花與我正依依未成清睡愁將

隨欲泛孤觴惜漸稀残歲風光真可愛故人談笑謾
相違幽憂自爾難驅去狂興時來若决圍

十月十七日夜余過寓庵劇飲聯詩四篇明日
頗省其韻賦此詩追記其事寄寓庵

閒人厭客還慵出乘興時時獨問君盃酒自能饒我
輩菊花元不受塵氛未愁落景啣山去驚喜清光入
座紛更把長牋留一句醉中書字若屯雲

其二

残年計活千窮裏今日君家一笑開痛飲高談猶舊
興落英寒月撥新懷相知且盡終誰在此樂能長可

再來莫對孤燈悲感劇從前人事自多乖

其三

萬事問天還自笑一心與世不相謀偶乘明月從君話能有渷尊慰我愁卒歲優游差足樂平時落魄更誰尤已酣尚為黃花飲欲去仍將好句留

其四

人世豈知今日樂老來未減少年狂交游有幾真能數存沒皆虛莫更傷千古襟懷空濩落十年出處要商量何因學道金華客萬事驅除但牧羊

同李永元韻送竹墅主人下南

湖南千畝萬鍾卿飽臥春牛政欲耕鄉思忽生歸鳥外行裝自與曉雲輕竹林過臘猶無恙山色迎人大有情夜月敲門來父老滿瓶清濁更縱橫

和擇之

江山在眼情俱迋香火關門歲欲窮自笑如今無一興更憐有約不相同空尊何可對新雪病騎轉愁當暮風終日寂寥長抱膝和君詩罷覺悤悤

黃嶺寺 增○出海東墨蹟

吟筇陟盡萬山西忽有琳宮翼尾齊積葉埋蹊圜古樹寒流注缺引清溪華鯨正吼茶烟起宿鳥催歸落

照低他日木蘭重到處紗籠應拂壁間題

九巒別墅 增○出海東墨蹟

判缺烟霞占地靈晩將清福寄殘齡泉鳴絶壑琮琮玉雨洗層崖曲曲屛亂石自成垂釣渚萬松高作聚星亭他年杖屨從遊處好向林間煑茯苓

聯句

途中聯句 增

滿山松檜暮鐘聲時遇樵童問寺名怳忽雨不妨乘一快 擇 高吟最是屬微醒 說

遊蠶頭

月轉三更近鼇頭望未遙波平舟自動華坐久酒頻
銷雲過山光失風高雨響驕說只應無此興萬古幾
今宵擇

其二

一笑更吾輩擇江聲知幾年停盃問明月橫脚叩舡
舷華生死復何許賢愚俱渺然顛狂天付與說我自
樂其全擇

其三

與世既無益一名初不期擇從前徒夢想今日偶成
奇夜久江添濶華雲歸月欲移未宜容易罷張燭更

題詩 說

其四

待月問牛斗繫船蒼壁根淸遊得天借擇勝地謝人喧舫動那伊唱江留漫浪尊華醉來狂更甚劇飮跨鵬鶤說

其五

急灘聲撼曉說凉雨勢無秋觴詠修前事江山卽舊遊擇褰蓬迎月入下碇待潮收去去江湖大華吾生得自由說

十三日

月掛蠶頭嶺烟橫麻浦村歸舟潮共退說宿鴈夜争喧萬事寧須問玆遊得再論擇猶宜催妙句未可負浚尊說

其二

舟燈欲争月說螺酒鮮催詩勝事還如昨吾人豈待期擇百年應易了此樂更誰知醉罷宵將半說顛狂付爾為擇

十四日

昨夜月正好今朝雨更奇擇風前看掛席湖色暎疎簾襟抱清難勝說天遊喜可知一尊相對處不醉復

何為 擇

其二

瘴海悲公子西湖只舊廬盛衰那更怪 說 得失本來虛佳境如相待茲遊肯作蹤 擇 三盃不成醉落日嚮黃蘆 說

其三

一名能累子 說 萬事總關天千首堪傳後斯人孰更憐 擇 盃尊久寥落今古自推遷且對西湖月 說 悠悠憶去年 擇

其四

一諾終難保丁寧作報書擇能來共開口此外更求餘月小知山迴說江明覺夜虛徃時同樂處今日且何如擇

其五

青衫終不補數畝可無飢江海送君日說風塵失意時浮生餘幾許白首坐相離擇惜別須憑酒論心要借詩說

其六

人隨南鴈去說意與大江深暮雨蕭蕭過殘尊細細斟擇別離中歲抱出處百年心從此增寥落說悲歌

自不禁 擇

其七

吾生必儔侶與爾每同携 擇 藏魚月皎皎蠶嶺雨凄凄詩酒輒相泥 說 風塵期不迷歲寒湖海約何日是幽棲 擇

其八

近山日落雨如洗歸艇潮平風與驅得句遲時盃不放 說 行雲斷處月偏孤肯教俗物敗新興稍喜滄江優老夫 擇 君自清狂渾似舊我於玆事未曾迂 說

其九

記得秋風繫舫時說三人詩酒共佳期如今夜月登高處一笑江山即舊知擇餘興豈隨徂歲盡歸心更帶去帆馳斷鴻戛戛煩相喚說獨立蒼茫有所思擇

其十

滄江欲雨歸帆疾落日無風斷鴈高擇萬事行雲兼逝水清遊把酒更持螯興闌恐被兒曹覺說意得真成一世豪辭罷悠悠都不省夜窓魂夢殷寒濤擇

其十一

月影冷侵湖影動鷄聲曉雜鴈聲高蒼茫宿霧聞歸櫓說寂寞沙汀沒早濤十月重來猶是歲一尊相屬

更吾曾擇聽使奚奴發清彈輸君醉興看揮毫說

其十二

朝日初飛水氣澄說羣帆欲上海潮增故人已有歸來約蠶嶺終須一再登擇壬戌重逢豈天幸東坡千載笑吾曾從知俯仰成今古八十相尋缺力能說

十五日

一盃相屬我當歌醉後清詩子最多擇落日散雲明見海悉風吹月迴生波說三人共對終誰憾是歲重逢奈晚何擇為報玉堂今學士向來茲事自東坡李永元

其二

海口落暉餘匹練風前逝艇沒輕鳧說清江肯受俗人汙高興不須明月俱擇茸茸黑雲縈鬢髮蕭蕭白雨散尊壺巖下撥琴聲更壯說扣舷時復和嗚嗚擇

其三

我恨不如子田園歸興長那堪風雨夜更憶水雲鄉說共泛楊花舫同傾蠶嶺觴他時待明月此樂莫相忘擇

夜直聯句增○出容齋集

微涼颯颯屬埤梧擇落影看看閃晚烏伴直有人非

盃浩說賦詩餘興自西湖多生幾被功名誤擇知己如今出處殊且對一盃君莫負說玉堂何幸著寒儒擇

其二

玉堂文酒徵遺事說會意猶能三兩人邂逅一官真自幸擇吟哦二載亦前因却愁兒輩知歡趣說與挽清流洗俗塵儻放中宵半輪影擇更思孤艇下龍津說

其三

十年隨俗漫浮沉擇有口紛紛我欲瘖青眼逢君惟

一笑說長天對月且高吟舊遊落落參辰隔 擇 世事凄凄風雨侵只可心思已悽切 說 匣中誰拂斷絃琴 擇

其四

黃昏秉燭碧梧陰 說 一篴天風為散襟勝事不妨仍卜夜 擇 小詩猶喜細論心何曾燈火愁寒冷 說 且對宮壺較淺深世故相違君會否 擇 百年能復幾追尋 說

其五

相對如今少一人 擇 勝遊剛被鬼神嗔事無可意唯

長歎說興到忘言但任真短漏漸看星斗側擇近山
遅步月芽新漫空風露添清冷說身世茫茫更岸巾
擇

其六

長憶庭前臘月魂說只今烟雨自黃昏久嫵苦節難
孤立擇頗賴清名尚獨存造物豈曾解憐汝說春風
未敢與稱寃蓬萊山下真筌斷擇青鳥冥冥却不言
說

挹翠軒遺稿卷三

挹翠軒遺稿卷四

記

金仁老名行記

成廟在宥急人才重學校優餼寛條擇人為師長以待四方士四方之士雲集澤宮咸自淬礪相觀為善其仰而慕之强而附之猶恐不吾收者皆曰仁老上之踐阼求士第二科得君為壯元自公卿以下高其才敬其名願與之遊而不敢與之狎者皆曰金君其歿也知者傷之不知者惜之皆曰善人亡矣送財幣具棺槨以窆既窆也閭謂君所與遊者曰仁老已矣

其藏無記其墓無樹其名行無奈久而湮乎皆曰然
為余道君平日事得其一二又從君從父兄為佐郎
禮賓者引齡徵其世無得其內行仍竝取其表表聞
於人者序而文之以遺其後人且使載筆者取焉君
諱千齡慶州金氏也慶之金出自新羅敬順王傳其
裔有諱稛當麗季翊我　太祖開國賜封鷄林君有
孫曰從舜以清德致顯位卒謚恭胡恭胡之子曰致
世歷官終洪州通判通判娶安氏女生君其歲己丑
其月建未其日庚辰生十一喪父十八喪母子子無
與為依而穎秀異羣學術天就早以詩賦試進士為

冠為上舍生與諸生伏闕門抗疏駁朝廷事者再士
大夫間往往稱君名名遂大振以大用期之弘治丙
辰君年廿八未甚屈而論者皆言君屈掌擧者惟共
君之恐既技君魁一榜以得人為國家慶君既少孤
無父兄之資而能自樹立强學為文章取科第不一
落人後非所受卓出於人能及是乎例授成均館典
籍選佐吏曹郎兼史職參修 成廟實錄秩遷校書
館校理改戶曹正郎銓曹以君文學宜居侍從米鹽
非所處薦除弘文館校理未幾陞副應教君外和以
容內剛以斷發言侃侃臨事斬斬聞善如恐不能援

見惡如恐不及去其性然也館中每言事取羣議人各顧忌持同異君一言折之不以浮辭撓故欲言者倚君為重嘗與同列䟽沿邊築城利害語侵首議者教問之俄釋不問已又言事忤宰相或罷或左貶君左貶為承文院校勘隨聖節使質華語于燕還入司憲府為掌令陛對援比經典證據今昔明白剴切不為支離無益語語皆聳上聽老宰相聞者相顧竊歎曰真臺官退嘖嘖語子弟不休會以病未入對者有日上問曰近何不見金某久歟請辭不許賜告給藥少間即起供職銓曹欲令君久在憲臺庶朝廷紀綱

張振仍陞執義病再辭允其請然謂君不當外除以弘文館直提學遷之以藝文館應教兼之應教選也非將執文柄者莫宜居君釋褐纔八年凡九遷為今官宰相位可指日取而素恬退恥榮進每一遷官輒不豫于懷又以病辭臺職不外授而內遷欲辭之病困竟不能以終夫名者士之所趨也仕宦者人之所榮也彼雖不來吾將力而求況其自來而求避乎推君之心豈非千百人而一乎君居甚貧筮仕皆莅清要至三品官不作一箇產業所居先人之廬僅容妻子而已無垣墻之限賓客之位尚能為其孫弟辦資

裝娶婦不失時人稱之至是殯無所庇喪無所具斂藏之費皆出於朋友君於是乎為益賢也君自正月遘疾沉淹不痊至八月甲辰卒九月乙酉葬其地實高陽治之東大慈山之下昇甫里之原去通判官府君塋十許步生三十五年弘治十六年癸亥也其配宗室女父曰金丁明山副守有男五人女一人女未及笄幾年男大者始十一歲姆負之哭於位弔客益傷之閭君之楬下及第也其官弘文也余為修撰其左遷也余亦罷故最為知君君貌簡靜見之若不可接而與人居言笑亹亹使聽之忘倦或把酒論今古

胷懷曠然無芥蔕畛域眞愷悌君子也

賛曰行非不修也世非不用也而年獨莫之與也將誰尤其尤天乎

嗚呼名譽之不揚朋友之過也仁老之賢而其名泯無傳焉則豈非吾輩之耻耶吾之爲此文非敢必其傳於後世而其知仁老亦不過一二烏足以盡之有知仁老者繼而書之書之而不已則仁老之事庶乎盡而其傳者廣矣遂謄兩紙一以遺宣春南君士華一以遺德水李君擇之二君皆仁老之友也弘治癸亥冬十月日高靈朴誾書

祭文

祭金仁老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九月朔甲子越七日庚午高靈朴誾謹以清酌蔬果之奠祭于亡友仁老之靈曰始我幼時寡陋而蒙不齒長者在儕輩中往往有聞仁老之名及遊儒庠所聞益驚心竊願交而不一逢寤寐思之有鬱於胷丙辰之第裒然首擧聲華藹如達于王所余亦旅進隨君之後望見其貌知德之厚鄉士大夫凡在搢紳翕翕稱道咸曰斯人可試以劇亦處以雅無往不可何取何捨擢于郎署付以史

翰或筆或否有條有貫翰林諸公縮手享成置之王堂衆莫與爭余時忝竊為君下寮其氣方銳强聒嚣嚣人或吾嗔惛不自省君獨肯許我助我警衆懷有疑於君為證羣議方紛一辭而定進必危言袖盈諫草豈無他人與我同好同對于吏唯一無貳梏拲在身慷慨抗志中夜相就握手語心吾忠不昧天聽孔臨我遂譴罷君亦左移我寓中原君朝京師追寄一句鴨江之涘君還之日余同安李交轡過君月色在門萬里之興一笑而論是冬十月前望一夕更約擇之佩酒往適擇之病報余亦敗意獨酌有詩恨不相

示其後通之新命于廷僦屋僑居與君對廓攜李夜
扣君來杖藜君呼我釀我亦有攜故人偶偕今夜最
樂秉燭痛飲安用杯杓余醉鼾睡君戒鷄鳴豈以私
廢臺中之評一歡雲散徂春不見余遭家患悲憂展
轉四月維夏隻身唯己扶護妻喪奔走百里乞銘於
南其文崛奇擇之許我倩寫燒甍君時抱病强起操
管冥冥九原庶解寃懣襄事而返君疾未痊屢以病
告朝莫肯遷君在烏臺紀綱不亂陛前讜諤左右驚
歎斯人雖病寧投外職優游調護尚畀翰墨廷論所
歸上恩殊異居寵若驚如奔失轡我往候君七月之

初步履雖艱精神自如念子方壯勿藥有喜寧知旬日遽判生死始聞凶訃疑非實語徑赴客齋相對惻楚嗟君平日不事羸餘弊廬數楹妻孥與居客至無位倚門之扇中心所安曾莫少變衆雖依依嫠婦子子載念後事枯腸欲裂天道與善盖非其然獨於吾輩何酷斯偏粹然之貌溫然之談耳若相盈眼若相參寃結於懷想發於夢一盃酹魂已焉號慟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先祖考奉列大夫行交河縣監朴公府君行狀

公諱秀林字榮甫舊諱旋慶尚道高靈縣人遠祖諱之順在麗朝以征討江西功起家爲大將軍大將軍生諱秀華秀華生諱遲倶登麗朝第遲生諱允晶承奉郎通禮門舍人舍人生諱曒正順大夫判宗簿寺事於公爲高祖判事生諱思謙通直郎版圖正郎知春州事於公爲曾祖春州生諱原厚中直大夫內贍尹於公爲祖考尹生諱持以通德郎行淸河縣監告病居家以終性抗直廉介不能容人之過嘗爲合浦兵馬都事一箇不煩郡邑馬鞍勒絶唯以繩索繫之舊例營中蒐獵所獲節度使與都事分取之每校獵

各陳于廳事前遂成弊事至公獨曰寧呈于節使不可呈于我節使初亦愧謝國初職田之制不立為户部者例自擇國田納其稅公為佐郎一無所取同寮頗自戢是公顯考配曰恭人安氏籍竹山户曹判書諱仲老之女文貞公諱克仁之孫僖靖公諱祉卿之曾孫是公顯妣歲己亥正月日生公公筮仕歷西部令終交河縣監階奉列大夫 成宗朝以議親賜原從功臣號成化甲午壽五十六以病卒實四月十三日也諸子以禮奉厝于陽智縣治南金谷村之原實是年六月日也公性沉毅嚴恪不言而人自畏諸子

女雖幼必教以禮法閨門之間截然如朝廷久滯小
官居其位必廉謹在交河時未嘗法外用官物常取
家儲以給衙用交河本殘弊號難治而公處之裕如
也世業在高靈頗饒公壻李公陸少落拓攜友生遊
智異山入高靈發積供宴樂幾盡公略不介意人服
其量天性甚孝少喪考以至誠事安氏及安氏即世
奉其喪歸高靈先塋服三年畢以事抵白川農墅未
及返而卒聞公之訃一門皆曰天道無知孝子亦未
得壽嗚呼痛哉誾不及事先祖考及事先祖妣韓氏
韓氏嘗教諸子及孫曰汝曾祖以汝父汝祖之心為

心則朴氏之門其庶幾矣姑氏之喪諸姊妹分遺財無一介及於汝父汝父處之怡然人亦無間言吾三歲失母及長嫁送之事貲産之分或不如兄弟嘗對汝父為言以試其意汝父默然怒曰吾常以卿為賢今乃不賢耶父母之恩與天罔極顧不念生養之勤劬而反以此為歉耶自今觀之世之人以財貨臧獲不顧父母不恤兄弟者多未有如汝父汝祖之為心者也汝曾能以汝父汝祖之心為心則吾朴氏之門不其庶幾乎韓氏即公之配也籍清州曾祖諱方信前朝封西原府院君祖諱休本朝贈兵曹判書考諱

李復贈議政府左贊成母康氏前朝密直司事諱廷秀女朴氏自大將軍以下皆以一子承緒至清河公有三子一女至公又有三子四女內外孫曾孫高孫男女并百有餘人公沉靜自守不汲汲於權勢故卒不至顯仕唯畜陰德以遺後人嘗曰蛙縮遠步至今日本支繁衍內外成門豈非公之所遺耶亦豈知公之所遺甚大愈遠而愈發耶男長諱始孫從仕郎先公早卒次諱彥孫行司勇次諱聃孫通訓大夫前水原判官女長適高敞縣監李宜修次適兵曹參判李陸封貞夫人次適全山君李壽男封貞夫人次適忠

勳府都事權佸從仕娶某官趙致中女生二男長諶
義陵叅奉次誠司勇司勇娵某官李塾女生三男幾
女男長誼次讚次幼女長適鄭俊德次適呂公望餘
在室判官娶濟用監直長李苾女生一男三女男誾
前弘文館修撰女長適生員安處誠次適金錫胤次
在室高敞生二男四女男長荏四山監役次葵生員
女長適奉事尹峋次適上護軍李譁次適羅孟聃次
適鄭世賢叅判生三男二女男長峨漢城府判官次
嶮司果次業進士女長適監察安邦彥次適竹山縣
監南倣都事生一男二女男愚司直女長適奉事李

綱次適尹享孫側室有一女適忠贊衛徐俊生男女幾人

先祖妣令人韓氏行狀

夫人姓韓氏系出清州高祖諱某某官曾祖諱方信前朝輸忠秉義協贊功臣重大匡政堂文學修文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西原府院君祖諱侒本朝贈正憲大夫兵曹判書考諱季復通政大夫古阜郡事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妣廉氏貞敬夫人前朝奉翊大夫密直司事兼司憲府大司憲右文館大提學諱廷秀之女以己亥二月日生夫人生三歲廉氏亡

養于外王母某氏外家諸伯姑咸奇愛之以為後必
為賢婦人雖婢僕亦皆敬異王母以女功教諸孫女
夫人時甚幼能循其教無違諸孫女雖年長未有如
夫人者九歲王母亡及笄歸于我祖考交河府君府
君諱秀林階至奉列大夫官至交河縣監府君之考
曰通德郎清河縣監諱持祖考曰中直大夫內贍尹
諱原厚曾祖考曰通直郎版圖正郎知春州事諱思
謙妣曰安氏户曹判書諱仲老女夫人之初來也貌
甚莊言甚溫動有禮則清河府君聆其言喜曰此婦
必興吾門府君性嚴諸子婦無可意及得夫人甚敬

重每曰吾婦吾婦府君能知大期常語夫人曰吾死
能事爾姑乎夫人敬受命曰唯夫人之来三歲府君
亡夫人事姑氏益敬以孝事君子承其志罔愆應接
賓族撫使奴婢皆稱情合禮自夫人之來朴氏之孝
益聞朴氏之門益重交河公遊宦四方顧親老未嘗
一日安頼夫人頗自解夫人能順適起居不失其時
甘旨必手自和芼裘衣必手自澣濯夫人在則姑氏
安夫人出則姑氏不安贊成公之喪夫人留廣州數
月姑氏貌甚顇曰不見吾婦幾不能生及歸復如初
在交河時姑氏卒中暑氣息絶公號擗不省事夫人

親抱姑氏不釋呼蔘湯浴之得復蘇夫人事姑氏幾四十年訖無怠宗黨之言孝婦者皆歸夫人姑氏每祝曰願吾子吾婦子孫千億介壽萬年多福多慶益久益延臨卒之日亦然姑氏歿時壽九十三又四歲而交河公即世識者皆曰以夫人之孝卒不受其報耶後二十七歲而夫人即世享年八十有三親見孫曾孫高孫内外百有餘人於是識者又曰天道之報施庶不借乎為善者可以自勸夫人性端嚴沈重聰敏静一於事理豁然無所碍教子以義方教女以婦則待兒孫雖極慈愛有不可必峻責至不見改而後

已嘗教誾曰朴氏貴族以清白相授爾其庶幾無忝爾先汝為不義吾雖死靈其不知乎琅琅之訓在耳如平日不覺涕泗之交頤也夫人於　安順王后從大姑行內宴必命之入賜坐一品命婦上甚見優寵子孫衆盛各自成家餽獻不絕于門對之輒流涕曰吾與而翁辛勤立門户而翁不幸早世而吾獨享此其何能自堪耶雖微物必先奠于廟月朔及望必行奠曰庶幾其來享耶交河公清河公之季子朴氏先世之廟屬大宗子孫散落中外夫人於家祀清河以上三世遇仲月諱日題紙為位而祭祀必誠必潔前

一日終夕不寐親具饌惟謹雖年踰八旬猶不懈諸
子進曰子女不乏僕隷皆具夫人又年高何至自苦
夫人曰婦人之職唯在中饋余其敢忽耶且汝父平
日非吾手所具未肯下筯余其敢忘耶公有賤息女
在高靈公卒後夫人取而嫁之恩比己出待賛成公
諸庶一如同母一門稱之夫人雖甚老精神不衰治
門户事無少倦朴氏自清河以上墳塋皆在高靈又
世業所在事須有經紀者在辛酉秋九月命我家君
以往家君亟以違定省辭夫人固責以義家君臨行
戒子誾曰吾行不浹旬以返汝其視甘旨之奉誾惟

愚頑不慧不能起居適飲食藥餌不知大故之及於
此將誾之罪惡通天天故降之罰歟天不可問鬼神
幽遠號叫茫茫欲死無所夫人以是年九月甲午卽
世越十月壬申安厝于陽智治南金谷村之原與交
河公塋兆並峙而異原嗚呼痛哉夫人有三子四女
冢子始孫次子彥孫次女李公陸之配先夫人卒餘
具于先祖考行狀弘治十四年十二月日孫宣教郎
前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
官誾謹承嚴君之命撰行狀
具銜高靈朴誾再拜弘文館應教南君士華學士

執事閭雖不肖側聞先聖賢遺訓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忠孝要非二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閭得罪于朝名敗身辱顧於二者何居中夜以念不能不介于懷竊念先祖考在甲午歲即世先祖妣又於今年棄背俱未遑於隧中之文以焯諸幽日月其邁恒懼失墜閭既不能有以顯吾先而又使懿德懿行泯沒不章則罪又重焉茲敢煩諸執事執事儻垂矜閔無使閭重獲戾于天則不勝幸甚謹錄行狀于左閭再拜

應教學士執事

亡室高靈申氏行狀

誾白亡室宜人姓申氏系高靈有高靈府院君諱叔舟事 世宗文宗世祖睿宗成宗策勳為靖難翊戴佐翊佐理功臣位議政府領議政卒謚文忠配享成宗廟庭生子諱㴐為咸吉道觀察使死於丁亥之亂朝廷褒贈議政府左賛成寔生諱用漑前年冬由承政院都承旨出節度忠清道水軍君其長女也妣密山朴氏今議政府左賛成楗外王父也君以成化己亥正月日生始生而育于外家幼英爽端潔嬉戲之事皆合女儀賛成公賢之愛若親子癸丑之春君

年十五歸于閭生於簪纓之族而無驕情之容入於舅姑之門而盡禮敬之實與閭羣妹侍親之側怡怡然言笑融融然和樂父母甚悅之丙辰歲閭擭忝科第丁巳歲分產以居自女紅之事以暨垣墻室廬内外君無不治皆委曲詳盡馭婢僕少不如禮嚴加訶禁上下截然閨内肅然閭非但性本踈懶以君之賢於家事邈如也時閭内外王母俱無恙君具時鮮以供汲汲若不及内王母韓氏閨範甚高知人若神亟語於人曰吾孫婦賢矣哉外王母李氏今尚康強詔閭曰汝生之時吾年及六十豈知今日受汝婦之養

耶閭不自檢喜與人詩酒為樂不曾問有無君極力營辦務悅其意猶恐違有所施與亦樂為之從家雖貧不使閭知也平居相與約曰安得與君共挽鹿車歸鄉村結廬上承父母下撫兒孫以遂百年之樂耶君輒欣然曰是吾意也若夫山水之費吾其辦也故閭得官君不喜失官君不戚情義誠有合於閭也夫人誰不資內輔者若閭之愚實有加焉今年二月閭南行謁舅氏於保寧之營三月之旬聞君之疾疾驅而還則疾已深矣君視我不能言我亦淚流欲拭不可久而言曰来何遲耶幾不及面訣矣然豈料一朝

奄忽乎病亟手為書遺閭諸妹以兒輩為託且云生不能孝於舅姑顧不為不孝病今不救奈何吾死之後視此書如視我也書畢令閭讀而聽之聽畢長歎臨絶顧閭曰好在好在吾今逝矣精神之不爽如此君生六兒長兒寅亮始九歲而長者咸稱有奇質隨嚴於廬所不食肉今三年嘗疾為肉汁以遺輒却之後雖菜羹亦未肯飮也次兒大春始八歲次兒大鵬生二歲而夭次女女順始五歲次女女恒始三歲次兒同叔生未三月閭與君俱亥年而兒生亦亥故名生而妍妙君美之病中歎曰吾兒甚佳冀見其長成

其終不能乎君卒之日三月十六日癸未也葬之日五月初七日壬申也痛矣哉伉儷之義大矣生則偕老死則偕逝猶不能無憾自癸丑至今歲星亦未周也百年之計其止於斯而已乎縱未能偕老偕逝猶更延一二十年以見男娶女歸庶亦可矣呱呱者皆在襁褓君獨棄而不顧重貽我父母之憂皆闇之不肖有以致之君其如命何卜其宅兆得於先祖考交河府君塋域之下實陽智縣南金谷村之原也厝君於左虛其右以待闇之逝為合塋之䂓庶幾骨肉同歸于土少慰我無窮之思也竊傷吾人於人世之樂

若此其奄忽而平日之行又掩而不章則逝者何恨生者獨可忍耶古人云葬不得韓君銘猶無葬也闇葬婦顧無吾士華一語乎謹奉狀以請不宣

故嘉善大夫工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安公行狀

曾祖從約通政大夫海州牧使

祖玖通訓大夫判軍資監事

考知歸嘉善大夫全州府尹

本貫順興府今屬慶尚道豐基郡

安氏之先出順興其顯自文成公始文成諱某當高

麗盛際以文章事業致位僉議中贊憂庠序道衰人才無所養納臧獲置錢以贍學又於中朝求先聖賢畫像及祭樂器以來學之頹而復振公功是賴從祀文廟越今不廢文成之後至公九世蟬冕為時聞家曰于器大司憲曰牧曰元崇皆政堂文學曰璵入我朝為開城留後曰知歸全州府尹此其最顯者也公諱瑚字某府尹公胤子也妣朴氏封尙州夫人外王父以昌有名　世宗朝以刑曹參判終公之生器宇有異府尹公撫之曰吾家八世皆用科舉顯以清儉傳此子其不墜世業乎既冠中己卯進士府尹公卒

光廟錄其後補公司宰監叅奉成化丙戌取第二
名及第拜藝文館奉教春秋館記事官例陞長興庫
主簿 上親御策儒臣公文入等賜一級 成廟二
年庚寅以司憲府監察充書狀官朝聖節于燕還改
司饔院判官出佐平安觀察幕為都事會昌城有火
灾守坐罷公以朝命留鎮用司憲府持平名還改户
曹正郎徙吏曹未幾選議政府檢詳因陞舍人知製
教還司宰監副正除司諫院司諫移司䆃寺副正又
徙司宰監辛丑夏承傳之全羅道視耕秋往忠清道
踏驗灾傷後二年連往賑之累遷軍器掌樂軍資正

預修軍籍丁未入弘文館為直提學俄陞堂上官為
副提學階通政大夫弘治戊申改司諫院大司諫移
掌隷院判决事以承政院左副承旨左遷僉知中樞
府事尋拜兵曹叅知充管押使朝燕還拜禮曹參議
與大臣李克增等撰大典續錄再為大司諫左遷僉
知中樞府事甲寅出為全州府尹有疾今上命遣醫
藥調視乃異恩也考滿還朝拜刑禮兩曹參議出為
黃海道觀察使入拜兵曹參知掌隷院判决事復以
司諫院大司諫左遷僉知中樞府事改禮曹參議癸
亥九月御書公名為工曹參判階嘉善大夫公四朝

舊臣勞閱甚備為堂上官不遷秩者凡十七年朝議
多以沈滯為公恨至是聞者相慶以為上誠知臣也
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以病卒于第享年六十七計聞
命官賻祭如禮公資稟醇美器度寬裕加以簡嚴笑
語不苟平居竟日端坐衣裳不皺其與人接則藹然
和氣也少而入仕孜孜奉公雖小官卑職夙夜不懈
事無巨細唯務合義不以人言輕為是非唯吾所守
也屢為臺諫不矯不激隨事進戒聽者皆服其為大
司諫也院中紛然言語相侵各執己見終不可合則
遂伏閤相駁公獨不少動有命召問始以實對其得

體類此其為全州也寬不至縱威有所制夙興夜寐以民事為念春秋躬行鄉射教以禮讓城中為小庠擇人為師使未冠者聚學多所成就州多士夫公録有老親者時節惠以魚酒民興於孝馬瘦或曰何不罪主者公笑曰其可以畜罪人乎及其還也裝載如其始徃人服其清惟公父子繼為此州惟清惟簡愛存于民州之父老至今歌之公性無所喜惟喜杯酒每遇宗黨賓友談笑為樂不知日之夕也其自言曰吾無喜事亦無怒事無欲上人無欲毀人亦無欲教人故年幾七十氣力不衰須髮如漆嗚呼古所謂長

者非公其人歟公篤於孝友府尹公之卒諸弟皆幼公經營嫁娶卒以成立季弟官未達早歿公與諸弟分子女以養門庭之內兄弟之間和樂融融終始若一士大夫家取以為法公臨絶促具冠帶命酌酒公飲夫人飲遍子姪小兒長笑良久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命把筆欲為書與其弟忠清道觀察使訣卒未果觀察公拜請奔喪朝廷以故無此例不許觀察公諱琛於次為三公夫人金氏考諱哲鈎典農主簿無子以觀察公第二子處善為後登丁巳科為兵曹佐郎前娶崔氏生一男一女後娶宋氏將以甲子二月二

十七日葬于廣州望月洞之原進勇校尉龍驤衛司果知製教朴誾謹狀

附錄

墓誌銘

朴君仲說被害之三年今 上即位贈承政院都承旨明年丁卯春三月某甲其家人以禮葬于陽智縣之東金谷村之原夫人墓之右同塋友人德水李荇詣哭之哀不能文又有竢也以荇之不肖罪積幽明旋及大酷不即死亡旣練君之妹壻興寧安處誠誠之抵荇曰仲說之葬已三年壙無誌墓無碣仲說之友子與南君士華在碣文唯士華托子宜誌之敢以請荇辭以不能且不可繼又自念曰荇於仲說其生

一歲以差居同里學同業志又同嘗又同官又同罪朝夕未嘗不相同平生辱以為知己嗚呼荇之不肖宜死也久而今幸後之若又默默使仲説之志之行不大彰徹而一朝奄然先朝露則是負仲説於冥冥之中其又忍諸於是焉强以書言不暇文其辭朴令追而納諸壙以告諸幽且令後世知荇罪云君諱誾高靈人十世祖之順仕高麗用武功至大將軍其後世繼有名位不絶曽大父持清河縣監大父秀林交河縣監父駉孫今漢城府判官母慶州李氏濟用監直長玆之女君於成化己亥某月某甲生頴秀異常

神骨透澈眉眼如畫望之若不似塵世中人四歲而
知讀書八歲略解大義十五而能文章今吏曹判書
藝文館大提學申公用漑見而奇之歸以女弘治乙
卯舉進士丙辰擢及第年十八矣君學裕而藝成以
童年取科第如引手拾地芥而滿足之心絕乎中驕
矜之容去乎外自視常慊慊然也時朝廷擇文學之
士賜休暇溫習于龍山之讀書堂君寔膺其選與缶
溪洪彥忠直卿同在暇會天變聯名上封事論時政
十餘條指陳剴切事雖不施行士林洽然稱之隨千
秋使質華訓于中朝中朝人以君年少易之及見君

作驚曰奇才奇才君自登第即補承文院權知未幾選入弘文館為正字四遷至修撰在經筵者五年慨然以遺補為己任遇事有不可必率先言之不少避燕山主頗憚之雖宰相亦不悅也館員嘗論西邊築城不利忤權臣意被問君時省親于外及還朝聞之即其日陳其不可問狀疏劄日三四上語皆激烈人人所畏諱者君獨為之盡踰旬日不止在列咸恐君奮曰禍福者天也吾無如彼何而臣道之所當盡者忠也盡吾道以得禍亦非所懼爭之愈力主竟允其請直聲振朝廷然不悅者滋衆君又與同列上疏極

詆柳子光陰邪之狀且論成俊李克均阿庇子光不正議為負國俊克均大怒詣朝堂請問又屬目於君構以他事君與同列皆下獄獄官承風鍛鍊幾不測君獨以直對坐罷職自是已知不為流俗所容遂放意山水間以文酒為樂窮日夜不休醉輒把筆為文章皆出人意表若有物來相之者縱横捭闔金聲玉振一倡而三歎有三百篇之遺音宜春南袞士華常嘖嘖曰其天才也吾東方來無此作久矣君於書無所不讀聰明強記上下古今尚論人物氣節之高下事業之醇駁文章之正變以至禮文之損益風俗之

異同周徧普博若取諸左右而不少失聽之每使人爽然又善於料量衆人所難處而不能决者卒然問之而君應答如響施之無不當其可癸亥春以散官帶學職甲子春知製教非其志也黽勉供職甚不樂每歎曰安得山水寬閑之地卜宅一區墾田數頃農圃其中日與村老往來結酒社優游猖狂以終吾餘齒乎是時國昏滋甚清明之士殆不得自全夏四月君竄配東萊縣慶尚道之極裔也將行與荇訣曰噫吾無返期矣子亦必不久於朝若從我於南者幸甚既已荇果又出竄而以道里之隔絶竟不得相聞嗚

呼天運之厲耶造物者之忍耶使斯人也而生斯時不自先後上帝茫茫號哭無所君就配未百日追繫京獄拷掠酷至卒就刑是年六月之十五日也臨死神色不變仰天笑者再而已痛矣哉天耶地耶寧有是耶家籍並被舉沒錮子男不得留止京師録嘗所與交游者各杖配遠地痛矣哉天耶地耶為善之禍一至於是耶君孩提而學弱冠而成處心正持己簡事父母以色養待諸妹以睦妻子和室門之内融融然怡悅與朋友交信而不苟見人善若己有之其不善者恐將浼焉又不喜紛華於聲色泊如也居第在

南山下名其軒曰挹翠四壁唯圖書嗚呼世之論者
率以君為文章之士而豈知君之所得於己者又如
是卓犖乎然一時能知君文章者亦鮮今而稍稍知
貴之後世亦必有因是而知其所得者矣夫人申氏
亦高靈人賢而有內行克承君德先君一歲卒南士
華誌其葬生四男二女男曰寅亮今十五歲幼有奇
相君嘗曰此兒必有成曰大春今十四歲曰大鵬夭
曰同叔今七歲女曰某今十二歲曰某今十歲今年
實正德己巳銘曰
哀哉仲說生不淑兮潔身為善神莫福兮君在羈貫

皎冰玉兮學以為己善自牧兮履仁佩禮蹈義躅兮
澹如泊如遺外慾兮年寔幼弱德則熟兮大科奮庸
進非速兮玉堂經帷專講讀兮危言正色樂忠告兮
有逆之鱗戒莫觸兮君曰不然諂斯辱兮頷頷權門
衆趍伏兮君發其奸抗累牘兮何負於朝繫牢獄兮
人二其行君愈篤兮自我捐之反而縮兮彷徉優游
樂自足兮躭嗜典墳夜又夙兮高挹勳華追軒頡兮
下窮三代逮季叔兮六經之正濯而暴兮百家之長
芬馥郁兮包括網羅靡不畜兮倬為文章揚穆穆兮
山之五嶽水四瀆兮龍驤天行絶凡俗兮空花現相

駮衆矚兮才患其多禍之逐兮上天瞢昧孰究鞫兮
金朱煨燿被輿僕兮妻子㖃濡澤九族兮哀哉仲說
胡不穀兮淑人早殞塊處獨兮重以竄遷南海曲兮
毒霧冥冥亘蟄溽兮魑魅嘯羣哃虺蝮兮狂狴狺狺
麟觳餗兮鴟梟刺天嚇鳳鵠兮哀哉仲說躋且跼兮
時耶命耶及桎梏兮東市日迫天地覆兮仰空再笑
神色肅兮哀哉仲說逢此毒兮屈埋魚腹胥獨鹿兮
漢害范滂晉殪陸兮古豈無之君最酷兮壽止二十
又才六兮天胡忍斯不少贖兮彼之反覆生亦僇兮
唯死無愧榮哀服兮　聖神出治枯以肉兮爵命追

加先紀錄兮斂以新衣魂氣復兮父母悲啼子女哭
兮何以葬之緊金谷兮婦左夫右君先卜兮友人李
将義以屬兮偷生既多顏則恧兮湖海之遊逝莫續
兮哀曷有極徒匍匐兮文以銘之非為瀆兮哀哉仲
說安斧屋兮

墓表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余嘗讀翠軒詩常愛其神情灑落氣格縱逸類不為物縛至其傷時閔俗感憤無聊往往有悲歌豪筑之音意其為奇偉倜儻非常之士而觀其友容齋李

公所為誌文又盛稱其學博行高余於是益知其為不世人物而獨惜其遭時不祥身不容於昏亂之世橫罹奇禍以死豈不悲哉始公十八而登第選為弘文館正字賜暇湖堂至修撰當是時暴君在上凶黨鴟張衆正莫不氣死公以耿然少年正色立以為禍福天也吾無如彼何而盡忠所事人臣之義也隨事盡言不少避初館僚以西邊築城不利論首議權奸燕山怒命按治公適在外還即抗章極爭日三四至踰旬不止終脫諸公於禍又進大疏暴柳子光成俊李克均陰邪負國之罪坐下獄獄官承風鍛鍊幾

不測公對以直得罷職去公既去燕山淫荒益甚日逐虎豕於國門外輒冒夜還公益憂慨與同列聯劄極諫大觸主怒於是凶黨之欲逞者又益亟矣至甲子子光追發前事起大獄克均謂首發可誅時有欲委公而免者公奮然自當無幾微色燕山猶不忍加誅竄東萊縣已而逮繫京獄竟以六月十五日被極禍臨死神氣不變仰天笑者再而已時其年僅二十六世道衰士不講仁義所明者利害耳一朝臨死生鮮有不相隨狼狽而莫知耻如公之不汙其君不私其身蹈白刃而無悔使人知仁義之可慕者可不謂

豪傑之士乎嗚呼夫以公所有而得時行志其笙鏞一世以鳴國家之盛者豈異哉天既生如此人而又生子光之徒任其魚肉而如不知惜何也然羣凶之惡雖逞于一時至今人人欲食其肉而談公之死者未有不拊心流涕其巍名峻節百世誦之而不衰此固天之意歟福善而禍淫者果在此而不在彼歟余莫得以詰也公有遺稿一卷崔簡易權石洲諸公皆推服甚盛吾祖文簡公亦以為天才極高東國絕調由是公之文章益大行于世雖然此豈足以揜其人乎公諱誾字仲說姓朴氏世稱挹翠軒先生高靈人

高麗大將軍諱之順之後也曾祖諱持祖諱秀林皆
縣監考諱聃孫司宰正妣李氏直長苾之女正公為
人剛介始公之將論三凶也以親在未敢決正公曰
與其竊祿而苟容不如死諫之為榮身既許國不可
以親故沮公遂論之嗚呼宜其為公父也公配申氏
左議政用漑之女有行狀見公集中公沒三年丙寅
中廟改玉贈都承旨愍其寃也有男四人長寅亮
僉正次公亮參判次宗亮次夬女長適李元禎承義
副尉次適金礶參奉孫曰懋郡守贈判書愈別座恕
進士長房出仲叔兩房並無后有庶支曾孫曰慶業

叅判贈右賛成㓒仁弘爾瞻洪汝諄諸凶以直節名弘業郡守自玆以往朝家猶累推恤典衣冠世世不絶公葬在陽智縣東金谷村某坐之原公沒今百八十餘年而墓無刻其八世孫縣監君敬鎮始謀樹石以記來乞文余不足以不朽公獨心慕其義而哀其不幸也敢以告于來者曰此挹翠軒之墓愼毋傷墓前一草云爾通政大夫成均館祭酒兼 世孫侍講院賛善金元行撰

挹翠軒遺稿序

太上立德德之傳待乎言文章者言之粹也故立德以傳後者又由是假道焉其不可偏廢也如是夫吾友仲說氏盡之矣其學正其守確事親孝與人交以信位於朝直己盡言卒以是遇禍余雖未及見古之所謂立德者斯亦庶幾乎性情之發藹如也自然成章不假雕飾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邈乎不可尚已有德者有言信哉嗚呼君之遇禍也家又被沒寸簡尺牘略無遺者而平生辱以余可與言數酬唱和復余得之輒斂衽端坐以讀敬之若神明

寳之如金玉什襲而藏之惟謹雖在奔竄流離亦不敢失墜君之死其文益可貴重及余逢恩還朝思其人不可見則出而披之痛哭嗚咽不自禁思至亦復如是繼而歎曰其人已矣其文又亡矣今雖存者僅千百之一二烏足以傳諸後復痛哭嗚咽既又自觧曰崑山之片玉桂林之半枝具眼者皆尚之不必翫其全體而後識其貴也於是編次其列又求散落於諸交游間者合為一帙名曰挹翠軒遺稿詩凡若干篇文凡若干篇嗚呼仲說之德不克施于時所存者特其文章緒餘而又不過一二非謂是足以盡仲說

之美也然後之欲知仲說者亦可因是而求其有得於己此正所謂可與達者道也友人德水李荇擇之謹序

重刊挹翠軒遺稿序

挹翠朴先生以直道死燕山朝甲子時年二十六其時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先生遭慘禍所著散失容齋李相國掇拾十一二行于世世已遠矣集將滅矣余喟然歎曰嗟乎天地間安可無挹翠軒集哉少時嘗聞崔簡易權石洲兩公推挹翠文章東國第一後見良然其詩氣格放逸可與黃太史雋行文亦雅健大逼西漢其亡室申氏行狀雖韓昌黎復作何以加哉噫噫天下奇才也有才如此又以直道死天地間安可無挹翠軒集哉於是與禮曹判書吳公竣吏曹

叅判趙公錫胤大提學蔡公裕後承旨朴公長遠相議抵書于湖南伯沈公澤請重刻沈公曰諾即鋟諸梓摛翠集自今大行於世其亦幸矣夫文集之傳必刻刻必藉人力苟無其力雖有志不成勢也是集之行倡雖自吾輩五人畢竟刻之者沈公力也沈公亦可謂愛文慕義者矣役既畢沈公請序羣公屬余溫城鄭斗卿遂為之序

重刊挹翠軒遺稿序

前輩稱翠軒文章爲東國第一眞確論也余亦酷好而絶愛之恒置丌几間輒盥手以讀妄謂公之詩出於天機不假人工而遇境抒情曲寫人所不能言較之中華作家如簡齋放翁猶有所遜於公者況吾東乎文亦爲然噫噫奇哉昔趙樂靜諸公重刊公遺藁于湖南之完山以壽其傳而今其板本刓缺㸃昧多有不堪看者余爲之喟然曰公之詩文僅存千百之一於既燹之餘零金片玉焜耀後人而時移世遠重刋者又將漫滅其誰續而鋟之以爲不朽圖耶統制

使鄭君弘佐過辭於余余以是慬慬屬之鄭君曰諾遂就公遺集中古律絶句及狀記之錯襍者各以類編且掇聯句之散落者附于卷末使槐院之善寫者寫之稍大其字撲印圈以貽之俾入剞劂而亦不可無一語以相其役此正蘊氏獲序范文正遺藁之宿願也覽者當有以恕之歲在己丑孟秋上浣昌原俞得一題

挹翠軒遺稿卷四終